

首席编辑：吴南瑶

我去日本，已是四月下旬，按照白乐天的说法，“人间四月芳菲尽”，想看到大名鼎鼎的樱花，怕是已经错过了花期。

这次赴日与以往不同的是，过去是旅游，此次是陪读——陪女儿去筑波大学读博，任务不同，心境也自然迥异于前：看花赏景，必须置诸脑后；买菜做饭，自然升为主业。住处就在大学附近，地处农田林树之间，去超市买菜步行要走20分钟。抵达日本的翌日，我就寻路前去买菜，途中经过一条宽不过两米的人行道，夹道皆是碗口粗的花树，且满树盛开着粉嫩欲滴的鲜花——这难道是樱花么？

马上打电话向女儿求证，女儿回复我说，是的。她问过日本同学，说在筑波就有一个樱花树的特殊品种，叫做晚樱，花期要迟

于其他樱树。我闻言立时兴奋起来。眼前的一树树繁花，也仿佛暗通心曲，霎时间也变得灵动婀娜，摇曳多姿起来。我不由得放慢脚步，仰面观赏，确切地说，有些花枝根本无需仰面，几乎就迎面而至，一簇簇密密匝匝，冲着你笑逐颜开，让你的心花也随之怒放。

走在花海中，脚步变得轻盈。买菜归来，我循旧路而返，这才发现，这条樱树小径的旁边，建有一片阔大的草坪，足有四个足球场那么大，当中还修了一个人工湖。环绕草坪，全部种的是樱树。可以想象，当初樱花盛开之时，应是人流如织，欢声笑语，红花绿草之间，一家家老少，一对对情侣，或依树伴花，或席地临水，共度这如期而至的绝美的樱花之季……漫步花丛，感慨丛生，一首

迷宫(四首)

寒布

给我织一个梦吧

给我织一个梦吧
能让我去栖息
给我说一句深情的话语
能让我去沉迷
给我一丝熟悉的气息
给我一抹温暖的笑意
再给我一段美好的记忆吧

可以让我支撑起
整个余生的回忆

沉醉

悲哀
在沉醉里

慢慢清醒
如麻醉后的疼痛
弥漫的袭来

情到深处

情到深处总是求全
无心的撩拨
有意的试探
隐现在字里行间
深郁的惦念
浓重的怀恋
充溢在胸底 心间

失去

其实我害怕的从不是失去你
而是在你的深情里迷失自己

小诗不禁自心底涌出——“暮春本已芳菲尽，孰料迟来遇晚樱。一树繁花迎远客，方知草木亦多情。”

从这天开始，每日往返买菜的行程，成了我的赏花之旅。多情的樱花仿佛“缩地有术”，让原本视如畏途的枯燥路程，也变得多姿多彩有情有调。其间，妻子带着小外孙女也来到日本，我赶紧带着他们先来看花，生怕再晚几天，这仅存的晚樱也会凋谢。幸好，一切都没错过。我知道，樱花的花期极为短暂，今日目中之所见，转瞬之间就会化为乌有。

果然，就在她们抵达的第三天，夜雨淅沥，风声贯耳。我早早起来赶往超市，不，其实是刻意前去“路过”一下那条熟悉的花径——眼前的景色把我惊呆了：那窄窄的小径上，竟然被铺上一层厚厚的“花毯”，那些花朵看上去还是鲜鲜的嫩嫩的艳艳的，而此刻却散乱地委身于地，反将路面幻化成一条名副其实的“花径”……

那一刻，我驻足于路头，竟不敢迈步下脚。脑海中倏然映现出好友冯骥才先生的一幅画，上面画的是一片片绚烂的落叶，画的标题是《每过此径不忍踩》——是啊，这不就是我当下的实情么？可这又

如同大冯一篇小说的标题《铺花的歧路》，眼前到哪里去找一条歧路呢？唯有这条“铺花的小路”，你别无选择，只能忍痛前行，亲自将昨日繁花践踏于脚下，让美丽瞬间泯灭……

脚步顿时变得无比沉重，心情也像这浓云密布的天空。早春的风依旧寒冷，打在身上，让我不由得一阵簌簌。提着气，踮着脚，缓行在平生从未走过的“花径”上。仰头看看道旁的樱树，原先密密匝匝花团锦簇，如今已是疏叶空枝，在冷风中清寂地摇动。我由此领悟到，何以樱花的花期一到，日本人会扶老携幼，倾城而出，齐齐奔向樱花树下——原来他们深知这片刻的繁华是如此脆弱如此易逝，他们对这易逝的美丽充满怜惜的情怀。我由此更深一层地领悟到，日本人何以会发明一个独特的词汇“侘寂”，用以说明日本茶道的核心理念。不是么？一切生命就其本质而言，其实都是瞬间即逝归于“侘寂”的。因而，在古代茶人看来，过眼的繁华不过是皮毛外相，“侘寂”才是永恒不变的归途。我曾经在过往的岁月中，多次写到和讲到日本茶道中的“侘茶”（亦称和美学，为日本名僧一休和尚的大弟子村田珠

新闻路是上海市中心一条东西向马路，跨黄浦和静安两区，东起西藏路，西至镇宁路，长约4350米。新闻路辟筑很早，是1862年为攻打太平军修建的运兵土路。到了1908年，该路继续向西延伸，直到胶州路。有意思的是，新闻路有一段依苏州河由蜿蜒伸展，其路名也因靠近苏州河上那座1735年（雍正十三年）建的新闻所得。新闻路的丰富多彩，与苏州河息息相关，由于拥有苏州河水运的便利，上世纪40年代左右，新闻路的商业开始繁荣，道路两侧有服装、鞋帽、南北海味、油酱、烟杂、糖果、五金、棉布、百货、铜锡等各类商店400多家。

新闻路的一部分算是苏河湾。关于苏河湾的说法，据说是出自沪上民谣：苏河弯弯入浦江，闸北拥有四道湾。也有人说，苏河暗合英文“SOHO”（Small Office Home Office的简称，指自由职业者聚集处），新经济时代，苏河湾要效仿巴黎塞纳河的右岸左岸，一手经济一手文化，长街短巷中，既容得下摘星的商业大厦，也能庇护深深庭院中孤傲的荷塘残叶。

新闻路一路向西，在市井味十足的万家灯火中，一座典型的英式老建筑隐逸而遗世地伫立在常德路和胶州路之间。新闻路1708号，如今的静安区图书馆“海关楼”。这栋高四层的红褐色建筑1936年建成并对外开放，钢筋混凝土结

新闻路向西

沈琦华



五座专业图书馆，但拥有独幢大楼的只有海关图书馆，据说彼时已藏有最丰富最全面的中国经济、财政领域的资料。《上海图书馆史》记载，海关图书馆广泛搜罗书籍，至1933年底已收藏中西书籍约1.6万册。“海关楼”是上海市第五批优秀历史建筑。

中国现代海关建于19世纪下半叶，其创立者倒是个英国人，鹭宾·赫德（Robert Hart, 1835—1911年）。民国时期编修的《清史稿》中甚至还有辟有专门的《赫德传》介绍这位天朝的“客卿”：赫德，字鹭宾，久总税务，兼司邮政，颇与闻交涉，皆能不负所事。

作家赵长天曾花了三四年的时间读赫德的日记和当时的材料写成了一部《孤独的外来者：赫德传》。陈村说，长天喜欢赫德这样的人，可以静悄悄地建立一种制度，做出伟大的事情。

斋号小记

王心田

不久前，读到丰子恺先生寓所“缘缘堂”名字的由来，觉得颇为有趣。1927年，丰子恺先生遵弘一法师嘱，在小方纸上写了许多他所喜欢而可以互相搭配的文字，团成许多小纸球，撒在释迦牟尼画像前的供桌上，拿两次阄，拆开来都是“缘”字，遂名寓所为“缘缘堂”。

恰好本人也有取斋号之意，遂效法丰子恺先生，请西冷名家简斋老师见证。在小方纸上写了许多喜欢的字，无非是“雅”、“素”、“清”之类的。抽取了三次，都有个“雅”字，甚是欢喜。结果，网上一搜，“雅轩”、“雅庐”俯拾即是，心想如此直白反落得俗了。

是夜，睡前依旧在反复琢磨这几个字，渐入梦境亦不得知。梦中，“化”、“不”、“如”三字清晰可见。奇的是，难得竟能记住所梦三字，觉得定有奇意。“如”字谐音“庐”，竟有如此巧合！可想破脑袋也未能解梦，实在是不能开悟“化不庐”三字的深意。

六一儿童节当日，携子到篆刻名家徐正濂先生寓所“听天阁”作客。“听天阁”毗邻苏州河，正好是在高处观赏龙舟赛的最佳点位。闲聊中，先生知我正在取斋号名，问：“你的斋号取好了吗？”我如实告知心中困惑，并斗胆请先生帮忙取名。先生脱口而出：“‘化’谐音‘话’，话不庐挺好！”

话不，即说不，意为要有独立的见解。我理解为，这是先生对晚生的期许与鼓励，在艺术创造中要有创造性、思想性的见解，有自己的操守，追求独立的人格，实现自我价值。

先生果然高人，一下子点破了我心中困惑，遂名斋号为“话不庐”。隔了两周，收到徐正濂先生亲笔题写的墨宝“话不庐”。

简斋老师师从韩天衡、徐正濂，亦刻了一方印“话不庐”赠予我，以作勉励。皆是缘。

构，正门口处用高大的花岗岩砌边，两扇铸铜大门上铭刻着篆体字——海关图（音 tuān，指图书馆）。“图”是1924年由图书馆学家杜定友（1898—1967年）发明的，用来代替“图书馆”三字。杜定友颇为传奇，一生撰写著作86种论文512篇，共约600余万字，甘坐冷板凳，几乎以一人之力开创了我国近代图书馆事业。

“海关楼”原为中华民国海关图书馆，前身为海关总税务司图书馆，亦称“赫德图书馆”。1930年代，上海共有五座专业图书馆，但拥有独幢大楼的只有海关图书馆，据说彼时已藏有最丰富最全面的中国经济、财政领域的资料。《上海图书馆史》记载，海关图书馆广泛搜罗书籍，至1933年底已收藏中西书籍约1.6万册。“海关楼”是上海市第五批优秀历史建筑。

中国现代海关建于19世纪下半叶，其创立者倒是个英国人，鹭宾·赫德（Robert Hart, 1835—1911年）。民国时期编修的《清史稿》中甚至还有辟有专门的《赫德传》介绍这位天朝的“客卿”：赫德，字鹭宾，久总税务，兼司邮政，颇与闻交涉，皆能不负所事。

作家赵长天曾花了三四年的时间读赫德的日记和当时的材料写成了一部《孤独的外来者：赫德传》。陈村说，长天喜欢赫德这样的人，可以静悄悄地建立一种制度，做出伟大的事情。

不久前，读到丰子恺先生寓所“缘缘堂”名字的由来，觉得颇为有趣。1927年，丰子恺先生遵弘一法师嘱，在小方纸上写了许多他所喜欢而可以互相搭配的文字，团成许多小纸球，撒在释迦牟尼画像前的供桌上，拿两次阄，拆开来都是“缘”字，遂名寓所为“缘缘堂”。

恰好本人也有取斋号之意，遂效法丰子恺先生，请西冷名家简斋老师见证。在小方纸上写了许多喜欢的字，无非是“雅”、“素”、“清”之类的。抽取了三次，都有个“雅”字，甚是欢喜。结果，网上一搜，“雅轩”、“雅庐”俯拾即是，心想如此直白反落得俗了。

是夜，睡前依旧在反复琢磨这几个字，渐入梦境亦不得知。梦中，“化”、“不”、“如”三字清晰可见。奇的是，难得竟能记住所梦三字，觉得定有奇意。“如”字谐音“庐”，竟有如此巧合！可想破脑袋也未能解梦，实在是不能开悟“化不庐”三字的深意。

六一儿童节当日，携子到篆刻名家徐正濂先生寓所“听天阁”作客。“听天阁”毗邻苏州河，正好是在高处观赏龙舟赛的最佳点位。闲聊中，先生知我正在取斋号名，问：“你的斋号取好了吗？”我如实告知心中困惑，并斗胆请先生帮忙取名。先生脱口而出：“‘化’谐音‘话’，话不庐挺好！”

话不，即说不，意为要有独立的见解。我理解为，这是先生对晚生的期许与鼓励，在艺术创造中要有创造性、思想性的见解，有自己的操守，追求独立的人格，实现自我价值。

先生果然高人，一下子点破了我心中困惑，遂名斋号为“话不庐”。隔了两周，收到徐正濂先生亲笔题写的墨宝“话不庐”。简斋老师师从韩天衡、徐正濂，亦刻了一方印“话不庐”赠予我，以作勉励。皆是缘。



幽兰香四时



画笔挟风霜

（篆刻）陆康

说闺秀

卢润祥

日前，读到鱼丽女士在古吴轩出版社出版的《闺阁笔记》一书，心中甚喜！作者用笔深情复活众多闺秀的灵魂倩影，她们端庄、贤淑、静美，在文事艺苑上的成就、立身行事的风骨与传统，令人瞩目。书中描写的主要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一些绝代佳人、女杰的事迹，多达40余位，并配以珍稀的首影图帧，再现古早时的烟云梦魂、旧时月色，令人仿佛回到往日风华。书中记录的不少佚闻更是特别珍贵：如张充和擅典雅小楷，但你可能不知她在30年代中期曾以笔名发表小品、散文及短篇小说。赵清阁曾主编小说集，录入陆小曼、苏雪林、冯沅君等12人作品，她喜用化雪烹茶，善于享受生活，优雅而高洁。葛福灿女士已80高龄，仍不时出品清丽华章，今人可想见其古文修养及她年轻时的风韵与高贵。光绪间海上女画家吴淑娟其画鲜活，惹人喜爱，更可贵的是她曾将画作润资悉数捐作赈灾款。江南蘋是创制《北平笺谱》的最后一位女画家，其人铅华洗尽，早已消失在人们视野中，作者通过对江氏家人深入采访，写成一份小传首次加以披露。本书的文笔简洁、清婉、雅致，以独特的人文关怀，高扬传统的“闺秀情结”，树立起标杆。我曾有机会读到本书原稿，以向读者推介此书。

我是与新中国同龄的属牛人，目睹我们祖国的发展变化，我为祖国的飞速发展而骄傲，为祖国的不断强盛而自豪。

生在红旗下，长在新社会，我们这代人受着祖国的教育，从小知道要热爱祖国，热爱共产党，热爱新中国；又在“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雷锋精神感召下，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中华民族，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牛”的精神集中体现在我们这代人的身上，我们有“牛”的执着坚韧，“牛”的沉默努力，“牛”的和谐友善，更有着“牛”的真诚为本、吃苦耐劳的精神，为着祖国的建设作出了我们的努力。走进了新世纪，在市场经济的大浪潮中，是我们这代人的理解和支持，努力传承中华魂，共筑中国梦，为着祖国的明天继续作奉献！

已是七十古稀老者的我，时常会回想走过的历程，思念逝去的往事，多少事多少年后，依然清楚地记得，这就是一种奇妙。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重新点燃了我的大学梦，时年二十八岁的我，把

丢弃8年的高中知识重新整理复习起来。考试分数出来，我虽然被上海纺织工学院录取，却因我担负着发电行业的重要岗位，县领导找我谈话要我顾全大局，放弃上大学的机会。当时，我一度十分沮丧，但想到电力是西双版纳发展的动力，傣乡人民要用电，我毅然服从党的需要，从此与大学擦肩而过。

走进新世纪，2001年已经52岁的我，组织把我从纪委书记的岗位上调到一家百年老字号企业负起党政一肩挑的责任。面对延中大绿化动迁，我一方面服从上级指示，做好商店撤网，支持市政建设；另一方面陈述中药老字号品牌的历史重要性，从而得到区委书记的批示，通过调网重新开业保住了老字号的金字招牌，也维护了百十号职工的权益，继续在中药行业发挥自己的作用。

2003年，54岁的我主动提出退居二线，提携青年干部，被集团树立为一面“高风亮节，提携青

年”的旗帜。有人问我说：“叶老师，你入党40多年，干部工作40年，却早早地退居二线，收入减少了你不后悔？”我笑着说：“有得必有失，有失必有得。我退下来为青年干部成长腾出岗位，长江后浪推前浪，让行业不断发展，个人失去的微不足道，而让中医药事业发展获得了新生力量，你说这赚了多少？”

退休后，我顾不得伤病袭来，再次回总公司参与编写企业志，后又参与了十六集电视剧《中医药文化》的组稿工作，担任《商务诚信故事集》的编委，得到了有关领导的赞许。退休十年间，我继续为“传承中医药文化，弘扬国粹精华”的使命努力工作，把自己的散文创作与中医药文化结合起来成本草散文，还学习古人的东西，发表药名诗、药谜诗、药名散文等，并通过博文形式发在网络上，努力宣传中医药医理药道、中医药文化，让更多的人了解和认识中医药，为中医药发展无私奉献

我是属牛人

叶子

